

七绝圣手王昌龄

□陶晓跃

“旗亭画壁”的比试,王昌龄输给了王之涣,可梨园妙龄女子所唱的他的诗作《芙蓉楼送辛渐》却常常萦绕在后人的耳际:“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开元初,姚崇做宰相时,曾写《冰壶诫》告诫官吏。赋前有一段小序:“冰壶者,清洁之至也。君子对之,不忘乎清也。夫洞澈无瑕,澄空见底,当官明白者,有类是乎?故内怀冰清,外涵玉润,此君子冰壶之德也。”由此可见,诗人以大片的淡墨染出满纸烟雨,溢出满纸愁绪,目的还是归结到诗的结局,借“玉壶冰心”来喻自己的冰清和玉洁。

王昌龄素有“七绝圣手”之誉,“流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首《送柴侍御》,上联写江河相连,两地畅达;送君异地,不觉离伤。因了前句两地比邻相近的造势,自然引出后句没有伤怀的肯定。下联说青山一道,云雨相同;明月共睹,两地一乡。一句肯定,一句反语,笔法极为灵动。青山、云雨、明月共享,不正是情同一心的婉转表达吗?

而显示王昌龄七绝成就的,当数他的边塞诗。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是《从军行》中的一首。诗的上联写边戍将士的生活环境:青海云浓,雪山暗淡;孤城关外,玉门远峙。这数千里广阔地域的长卷,是对整个西北边陲的鸟瞰。在这幅长卷里,青海和玉门显得尤为突出,因为干戈频举,战事不断。下联先写黄沙战场,金甲磨穿。透出的是战事漫长之艰苦惨烈,而如此的残酷悲苦却铸就了将士们坚定的誓言:不破楼兰,绝不归还。这样的誓词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最为充分地显示了盛唐边塞诗的神韵:昂扬的格调,强烈的进取精神。

王昌龄还有一首更为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出塞(其一)》:“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诗中“秦”“汉”二字的跃出,一下子把千载的历史融进了诗中,形成一种雄浑苍茫的意境。明月关山亘古长存,万里征人久未回还。这样的悲剧越过了时空的界限,与沉重的现实融合一起,进而逼出了呼唤和平的心声:倘若飞将李广尚在,胡马怎能越过边关?而潜在的讽喻意味却是,李广不在,边事不尽,黎庶何时才能真正安宁?

其实,王昌龄并没有真正从军,他所写的边塞诗,多为想象之作,是借助于边塞的题材来展示一种阳刚之气英雄之气。就数量而言,他的边塞诗远远少于他的宫怨情诗。

《西宫春怨》是王昌龄这类诗的传世之作:“西宫夜静百花香,欲卷珠帘春恨长。斜抱云和深见月,朦胧树色隐昭阳。”

西宫春夜,花气袭人;欲卷珠帘,春恨绵绵。斜抱云和,欲弹辄止;树影朦胧,深隐昭阳。诗人以百花飘香、春色无边,反衬幽闭宫女的孤独和凄凉,以欲弹奏乐器排遣愁恨却不能,暗示宫女心绪的纷乱,最终归结到皇帝居所昭阳殿掩隐不现,怨女的深情苦恨便也昭然于春夜朗朗的月光之下。沈德潜《说诗碎语》说:“王龙标绝句,深情幽怨,意旨微茫。”此诗当之无愧。

王昌龄善于用七绝细腻而含蓄地描写宫闱女子的心理状态及其微妙变化。“闺中少妇不曾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这首《闺怨》起笔故意反其题面,说少女不知愁,她精心打扮、着意妆饰,登楼远眺。正因了“上”,也就有了不经意地流目所“见”:陌头杨柳,春意一片。由此,引发出心理的变化:“悔”。悔:短暂的青春空掷在虚无缥缈的“觅封侯”的理想中。诗始于青春的欢乐,终于青春的怨旷,闪烁出来的是人性的光辉。

宋举在《漫堂说诗》中说:“三唐七绝,并堪不朽,太白、龙标,绝伦逸群。”只可惜安禄山之乱后,王昌龄辞官回到家乡,却不知什么原因得罪了刺史阎丘晓,招致了杀身之祸。从此,“诗家天子王江宁”的歌喉被封禁在了历史的深处。

“莫道弦歌愁逸滴,青山明月不曾空”,可以算他自拟的墓志铭了。

475

有个流行术语,叫“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本是描述技术演进的概念,即一旦选择了某种技术路径,就对这一路径形成依赖,即便它存在某种缺点,也很难推倒重来(如火车的轨道间距、打字键盘的字母分布、135相机的胶卷规格)。经济史家诺思借用此概念来阐释制度变迁,使之更为闻名。

我觉得,若将这一概念运用到文化史、思想史领域,也一样有效的。

每一个高级文明/共同体,往往有其最古老也最权威的“经典”,即所谓“原典”,例不烦

举。这些经典,作为文本各有胜处,但亦有其缺点或偏向,绝非如其信徒所认为的那么神圣完美(比如《论语》并没有太高深的思辨);只不过它们居于文化的源头,占了先手,一代又一代的先人已对它们形成了惯性的集体认同,也就是形成了传统。而传统又会反过来,更加强化经典的权威,使得后人也像先人一样继续接受它们的文化塑造。直接地说,凡有经典的存在,就意味着形成了文化上的“路径依赖”。(不过,对于一个文明/共同体来说,最大的“路径依赖”还不是经典,而是语言和文字。)

孔子时代的技术早就没影了,儒家影响下的制度也大都淘汰了,但儒家思想作为纸

上的学说,生命力依旧旺盛,可见文化上的“路径依赖”,尤甚于技术上、制度上的“路径依赖”。简单说,越是实用性的事实,“路径依赖”的程度越低,越是精神性的事物,“路径依赖”的程度就越高。

“路径依赖”是必要的。没有“路径依赖”,就无法形成传统,也就不足以维系一个文明/共同体;而一旦形成了传统,传统又必然会趋向保守化——过度的“路径依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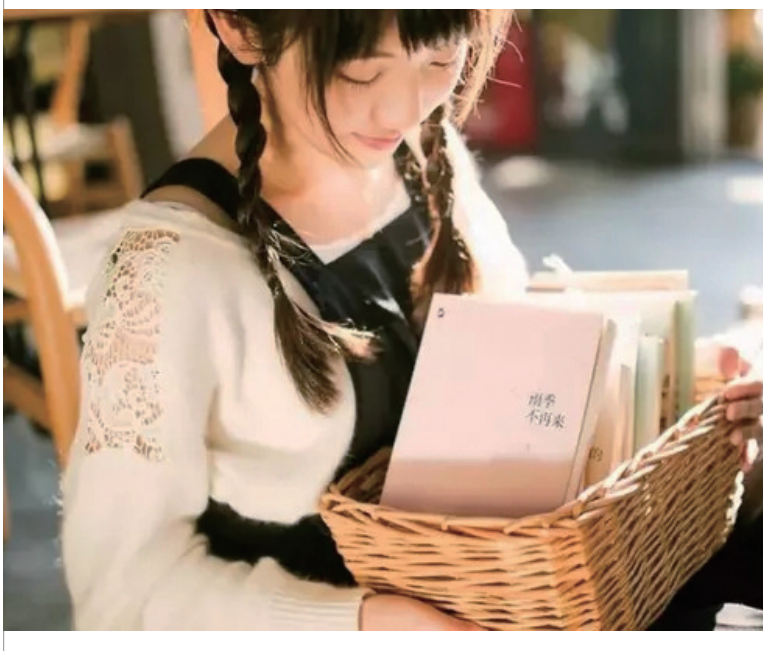
476

因为贪生怕死而作恶,是消极的恶,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名、利、权力或情欲而作恶,是不可原谅的。

反读书记(一六五)

□胡文辉

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四九五



新书快递

陈寅恪语录

胡文辉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本书从陈寅恪先生的全部著作及旁人对于陈氏讲课的记录、关于陈氏言谈的回忆中选录文字,以编者个人的趣味和眼光做取舍,选录内容侧重适合“语录”的通论,更加突出陈寅恪的史识。录文不避重复,相反特别着重将同类的零散材料辑于一处,有意做成“语录长编”,以期起到“材料类编”之用,以期更好地提炼陈寅恪的学术精华,还原陈寅恪的精神风貌,方便读者阅读、学习,真正领会陈寅恪的学与思、言与行。

书店四季

[英]肖恩·白塞尔著 顾真译
北京日报出版社

18岁的时候,肖恩·白塞尔第一次在苏格兰小镇威格敦看到那家名叫“书店”的书店。他对朋友说:“这家店到年底一定倒闭。”十三年后,肖恩辞去电视台的职务,买下了这家书店。经过十多年的辛勤工作,“书店”已是苏格兰最大的二手书店,而威格敦也成为远近闻名的“书城”。2017年,他的“行业劝退书”《书店日记》出版,这部反映当代书业生存现状的实录,凭借喜剧天赋和犀利毒舌成为英国书市的年度黑马。2019年,续篇《书店四季》出版。四季轮替,时光流转,“书店”也愈加坚固

地扎根在苏格兰的乡土生活之中。

追寻江村秘藏:高士奇书画鉴藏与流散研究

励俊著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1924年,近代学者罗振玉提出高士奇“以贗进上”,排印《江村书画目》作为铁证。此后,这一论说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引用和演绎,成为一则著名的收藏掌故。本书先从存世祖本《江村书画目》着手,推翻“以贗进上”的说法,并指出罗振玉排印本《江村书画目》内容经过篡改;通过高士奇个案重构清康熙时期书画鉴藏的风貌,解析高士奇入官之迷、与朱彝尊的关系,《江村销夏录》的编撰及其百年书画散失的脉络。

与正仓院的七次约会:奈良博物馆观展散记

扬之水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全书共分八个篇章,均为扬之水七赴奈良正仓院观展所得,另附录一篇与正仓院文物工艺相关的文章。她以细腻的文笔,记录在展厅观看到的点点滴滴,古琴、古镜、文房用具、香炉、棋盘、金银首饰……以一贯的严谨考证,结合诗词文献、考古材料及图像资料,带着我们品读文物背后的故事、文化,还原历史的原貌,呈现唐人的生活。

民主的家庭氛围

□小茹

近来,读了些新书,也重温了些旧书——好的书,值得一读再读,像久别重逢的朋友,每次会面,都能有新的收获,新的感触。

此次重温杨绛先生的《我们仨》,特别留意了书中的附录部分。附录其一为钱瑗病中所写《我们仨》;其二是“他们仨”的书信;其三是书信之外的生活花絮,包含钱瑗给爸爸钱锺书画的像,钱锺书给家中不识字的阿姨画的菜单,以及杨绛写给钱锺书的一幅诗字。

读完附录,感受到他们仨的其乐融融,最让人羡慕的是民主的家庭氛围。

钱瑗病重,想起妈妈曾说要写一篇《我们仨》,便要求妈妈把这题目让她。她患脊椎癌,只能仰卧在床上写字。病危之中,仍爱惜光阴,笔头不辍。在钱瑗版的《我们仨》中,我读到一个老顽童般的钱锺书,不仅喜欢编顺口溜逗孩子,还喜欢给孩子起各种绰号,并恶作剧教小钱瑗一些屁啊屎啊的外语单词。虽然没大没小,但并不是没轻没重,当小钱瑗真的犯浑了,钱锺书还是会严厉地批评她,教她懂得做人的道理。

钱瑗给爸妈写信时,总是亲热地唤他们:Dear Pop, Dear Mom,落款是Oxhead(牛头)。1997年新年,在医院住院的钱瑗给父亲写了拜年信,信封上写着:Pop爷收,牛头寄,边上还画了一个胖脸蛋,自嘲近日吃得多,变成“翻司法脱(face fat)脸盘肥”了。“翻司法脱脸盘肥”,是钱锺书常用来逗女儿的玩笑话。钱瑗去世前,自己已不能进食,然而还是操心妈妈的一日三餐,特地写信教妈妈如何做简易饭食,仿佛不谙烹饪的妈妈成了她牵挂的孩子。

钱瑗爱画画,画笔下的父亲也充满调侃意味。一幅画名叫《裤子太肥了》,画中的钱锺书正背对着大家,身上穿了条不合尺寸的肥硕的裤子。我完全能够想象,钱瑗画此画时的心情,一定是带着偷笑的神情吧——诚如爸爸如何逗她笑,她也就如何“以牙还牙”逗爸爸笑。一幅《My father doing a major》,画中的钱锺书正坐在马桶上“用功”。更有意味的是另一幅,钱锺书同样坐在马桶上,可能彼时肚里正发出了屁啊屎啊的什么声响,恶作剧的钱瑗便给画起名为《室内音乐》,直看得我哭笑不得——人前的谦谦君子朗朗文人,生活中不过是一个平凡的爸爸。

钱锺书家的阿姨不识字,不会画画的钱锺书就勉为其难画了张菜单,让阿姨照着买。那画简直就像幼儿园小朋友的涂鸦,鸡蛋用一个“O”来表示,面条是几条波浪,牛奶画不出来,用一头牛来代替,当我看到这张涂鸦菜单,耳畔仿佛传来他们仨的笑声——我想,笑,是这个家的常态吧。杨绛给丈夫钱锺书写过一幅字:“中书君即管城子,大学者兼小说家。戏赠‘管’‘城’作者。”(“管”指钱锺书的作品《管锥编》,“城”指《围城》),这是杨绛对钱锺书亦庄亦谐的评价。一个戏赠,道出百般柔情。融洽的家庭关系,才使生死别离变得更为痛彻心扉。相思始觉海非深,因为爱难自抑,失去了丈夫和女儿的杨绛,才写出了这本深情款款的《我们仨》——“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每当我看到书中的这个标题,眼睛就止不住潮湿了。

如今,杨绛先生也飞去了天堂,他们仨在天堂里一定重逢了吧。